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六號

據  
民國十二年侯應中纂  
石印本  
影印

雲南省

# 景東縣志稿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is7/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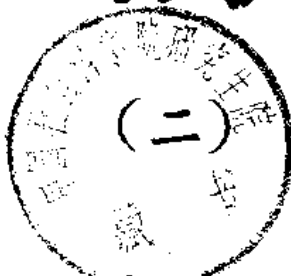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六號

據民國十二年石印本纂影印

雲南省

# 景東縣志稿



1914

成文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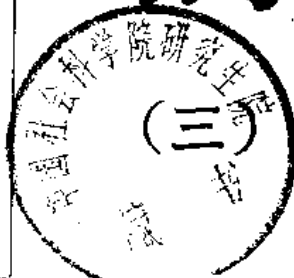
\*10101821\*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六號

據民國十二年侯應中纂影印

雲南省

# 景東縣志稿



457/107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22\*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六號

據民國十二年侯應中纂影印

雲南省

# 景東縣志稿



skc.167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23\*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壹一版

# 景東縣志稿

全四冊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屢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專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民國十有一年壬戌

景東縣志稿

周福元再署

廿年七月  
十有四

纂修景東縣志稿小引

從來修輯志乘有司之責也。汝到奉檄蒞景後亟訪志書款資  
治理久而得其數冊殘缺不全查景東為我滇有數名郡代有  
傳人豈可文獻無徵而遂忍置已耶爰不揣固陋發起纂修延  
聘士紳多人襄事期年乃成雖經汝到一再刪正然而數十百年之  
事事物物當時既無記載今搜求于遠年之後其挂漏失真所難  
免矣本思召集全縣父老兄弟而討論之惟查各區情形難以速集不  
得已墊款付請石印呈之 憲府求為審定分發各區望我父老兄弟  
具真知灼見者起而潤色刪定之俾成正志再付手民不禁企禱之至

景東縣志序

一縣不可無志猶一國不可無史作史之  
難人皆知之作志之難甚於作史人咸  
未知之作史者以國史為根據又網羅  
四方撰述以稽之徵求縣志以核實之  
其書室集汗牛充棟手翻目閱迷

若烟海其間舟而宜有權衡故曰具才  
學識為良史苟無三長則不足以信當時  
傳後世是作史難也國史既做實於縣  
志故縣志之作所關甚重其範圍難  
止百里數百里然或兵燹之餘冊籍灰  
燼附陋之地文獻衰歇採訪所及挂漏

已多載筆者或非其人則曲直詳畧  
俱難徵信何以供國史之取材則作志尤  
難也景東在宋以前為徼外地自元入版圖  
或稱州或稱府明亦然清初為府後改  
直隸廳今為縣治雲滇之極邊風俗敦  
龐人文寔盛然未有志也有一自清

程月川中丞始中丞景人志成於嘉慶  
二十五年咸同間回亂其書散佚已無完  
本今周侯勉之莅景四載勤政得民念  
邑志有闕吏治提倡續修萃邑中數  
十人士之力摛羅裒輯以成是書網舉  
日張井之有條理其任總纂者為侯君建



廷人之言曰侯君為邑名宿以拔貢朝考得  
官以母老不仕家居宣力桑梓以安人和衆  
為心不為私利今之脩志任載筆之勞  
而薪水之供無所取亦其一端也稿既成屬  
吳生承金銓責至省將付石印請序於余  
吳生故余門下士也予惟周侯善於其職能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留意於文獻侯君與諸人士又結協力輔其成  
吳生於淮苻未靖之時道路脩阻能冒危險  
而東山既厥事使一邑寧靜故不至如杞宋  
之無徵即國史亦有所取實焉君子樂道人  
善予故忻然為之序以嘉焉之壬戌冬十一  
月昆明陳榮昌敬撰并書

# 序

民國十一年春景東周縣令以景東縣志屬予序景東距省二千里山川阻深志雖成予無由見之顧出于縣令之手吾知其必有可觀也何也以縣令之治績推而知之也縣令治景東四年予亦無由見之顧縣令嘗令吾屏屏人數民國以來之治績多稱縣令予又知其治景東必不異于治屏且學以年進或更較治屏有加焉未可知也嗟夫百里之才談何易易況今日民困萬萬難以龔黃召杜為之且思其債且蹶矣矧以予耳目所及匪貪即偽匪昏即惰小民隱

隱受其害恐其痛而不敢言彼其人豈非圓顧方趾也哉胡至斯極予知縣令三十年始欲從予學于昆明繼則從予游于浙江質敏而力疆予頻勸之以勤勵之以專縣令契予言可希為循吏無疑今之修志當必目張綱舉鑒往知來為一方造福無窮縣令勉乎哉予嘗數景東先哲有程月川劉韞齋兩中丞韞齋已卓卓而月川起家州縣篤實輝光與瀛仙寄菴並美縣令修志之暇其有取於斯乎縣令勉乎哉

石屏袁嘉穀

序

余嘗謂國者縣之所積而成者也國有史一國之天文地理典章法度與夫治亂盛衰之故因革損益之宜罔不備載而後之覘國者可以鑑縣有志而一縣之山川疆域沿革廢置與夫民俗土宜之別往訓哲行之遺靡不詳紀而後之治邑者可以法故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古稱脩史具才學識三長脩志亦何獨不然况國體變後庶政維新今之所有或為昔之所無酌古準今雖因亦創脩志豈易言哉然官斯土者或簿書鞅掌力不暇脩或因循畏難志不果脩則一縣之志不完與一國之史不

備何異又烏乎可景東距省寫遠改廳為縣志久失脩周  
生勉之蒞治四載庶政迭興慨然發起與邑之薦紳先生  
重脩斯志郵示大畧乞余弁其端余喜周生之勤於厥職  
而與從事諸君之能任其難也為發其凡若此他日縣治  
告成用備國史之採擇亦不朽盛業也

民國十一年四月昆明張學智撰

序

古之賢有司在一郡一邑恒樂與薦紳奎掖之儔儒林  
文籍之士采摭典章蒐網遺佚纂而滙焉辨而審焉  
其材贍其書乃足以傳曩予被命南巡昆明周君勉  
之令寧洱既相識矣後周君調景東又歷有年客秋  
予出巡騰疆勉之以書來謂景之俗敦樸可治徧求  
志乘僅得抄稿一函贍躩剝落為百年前物詢之乃知景  
東志成自清嘉慶二十五年中經兵燹散失無全帙往年  
集邑紳議重脩之僉曰諾緣景東自明設州政府清易為  
廳今縣兵志之名亦縣之凡卷二十總綱十有五分目百



有六十茲屈脫稿請序之云云予既嘉勉之之意而重違其請也復詢景之人則曰茲志之脩周令倡之邑之諸君子慎於其事廣徵名人之成書以為資考甚欲得鴻文鉅篇為志乘光公前巡普洱景其屬也其可以無序乎予應之曰唯唯常考景東之域有無量山翁鬱律峯矗出天際綿亘數百里蒙氏據滇潛封為南岳者即此也山之麓土肥而物饒其人質而有文有清中葉程劉兩撫部先後崛起於其間所至有赫赫名文章勲業炳耀史冊豈非所謂地靈而人傑者耶時運蛻變賢才代興棧樸作人有司之責勉之賢者必有以副吾言而於景志之成行卜其多士昂驤乘長風

入青雲萃萃乎未有艾也是為序  
民國十年十二月陸邦純撰



# 序

自凡例失而荆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自筆削絕而史家以紀載為息然專去良如龍門降室蘭臺室墟後人且不免譴讓此南董之所以絕而殺青去之而由未易搯觚也孔子於柱下規百二十國實書即周禮大司馬小史所掌之邦國志亦即後世郡國志省志縣志之所謂也寶書備柱下之輯縣志備一統志之輯而凡例筆削乃不能不完三科九音之義以為宗有清以來縣志若三水若朝邑

皆卓然名家是垂不朽迨末季泚澤王氏以東南  
文宗拜稱博雅迺湘軍志出而菲議尋起甚矣志  
之不易爲而爲者泚不可有二言私意於世間以無形  
之袞鉞而清後世之觀聽安在能誅姦腴藪潛德  
而上企乎闕文之蓋耶昆明周勉之大令以廬幹  
之才爲循良之遊瑞麟不巡普濟勉之適治景東  
殿氣屬邑褒然首舉復於案牘之餘續修縣志徵  
文攷獻使縣之人於百世後披方策而數典不忘  
勉之彰彰矣而縣之士夫與後來之莘莘學子奉

土物心藏之義據乾坤父母之懷高山景行程劉  
魁炳前賢懼後來者勝今固不徒備史成將來之  
徵輯已也晚近群言屢雜志例不明餘抗章氏發  
憤著書文史通義遂轟然而為末流砥柱此亦有  
清一代之史通也昔設允厚為涑水入室弟子其  
論通鑿皆就原文辨証之而不為言諱竊以為所  
指七病抉摘近苛然載筆者能借是而用以為鑒  
其于史家三長亦靳之焉思過半矣瑞麟奔走亂  
離學殖荒落景東志成勉之乃馳郵索序不以瑞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麟之疏簡而棄之戎機餘間駢貢心得勉之賢矣  
請晉而商之策府諸君不知其以為然焉否也  
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普洱道尹昭通蕭瑞  
麟序於思茅巡署



# 序

中國之史籍僅成為帝王之家譜其社會方面之  
紀載猶得以稍稍考見者賴有地方志爾惟是地  
方誌之作責有精密之調查嚴重之取舍而抑揚  
之間尤貴運以卓識持以正義絕無黨同伐異之  
見桐城姚氏惜抱云方志為史乘之一體非具史  
才者不能著也卓哉言乎景東在唐代雖為金齒  
白蠻所據然自元代置州已入版圖明季設府清  
朝改直隸廳數百年來涵濡文化蔚成名邦而渭

